

# 瑛獨鑽婚憶儷影翩躚

文◎梁中英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七月十八日是劉俊三和我的結婚紀念日，六十年前我倆婚後從不敢奢望共度鑽婚之慶，連金婚都不可能。因為俊三兩度肝炎黃疸致成肝硬化，醫生判斷他祇可活五年，我是抱著「瞬間即是永恆」的決心嫁給他的。婚姻中的每一天我都特別珍惜，生怕無常一到，頓隔陰陽。在天主矜佑以及我悉心照料之下，俊三每年返醫院追蹤，都能安全過關，不知不覺竟攜手度過三十幾年的幸福生活。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我們決定提早退休，先返湖北黃岡探親，回來後立即束裝環遊世界。豈料就在這一年，探親歸來接到醫院的例行通知，入院接受檢查，被告知肝臟已有微小陰影疑是腫瘤。俊三生性

豁達，加以早有心理準備，祇平靜地對我說：「這一天終於到了，可我們還有那麼多待了心願，現在的我胃口好、體力足，實在不甘心立刻躺下當癌症病人。我們且不管它，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吧！」於是，我們一面常返黃岡，進行各種脫貧發家計劃，一面頻頻出國，讓年輕時許下的牽手遨遊美夢成真。期間我與他形影不離，控制他的飲食作息。多次返醫院檢查，發現小腫瘤並未擴大，我們就更有信心正常生活了。

我們商定的遨遊計劃：東南亞↓東北亞↓歐洲↓澳洲↓美洲。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正依序要到澳洲，一切安排妥當，連來回機票都已購好，即將起行前接到醫院的檢查結果，得知肝腫瘤已擴至五公分，

必須立即入院開刀治療。俊三對醫生說：「我眼下要去紐澳半個月，准我回來馬上入院行嗎？」醫生嚴肅回答：「不行！腫瘤半個月後要長成十公分了。」後來一切如我們所料，術後不久癌腫復發而且迅快擴散，屬於我倆的儷影翩躚之樂從此休矣！日後為了參加世界梁氏宗親總會的活動，我個人還是過去美洲和澳洲的機會，但旅遊時身畔沒了俊三，祇覺孤單而少樂趣。

今（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我們六十年鑽婚日我適巧返回台灣，瑛瑛影獨祇能以思念追憶來度過。俊三離逝後我一直依他的準則來做人處事，正是廿三年來未改其志，這日子過得不異於他仍在世，所以我肯定認為我倆的婚姻正延續到六十



年。冥思默想中覺得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的歐洲之旅是我們畢生最優游快樂的一段行程，不妨憑記憶整理出一些趣味，與鄉親們共享一番。

當年（一九九三）歐遊十幾天對台灣的中國人而言，已是稀鬆平常的事，因為躍登亞洲四小龍之後，政府已任憑老百姓花外匯出國。祇要事先辦妥簽證，拿着中華民國護照愛去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行。但是，對俊三和我而言，卻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我們結合之初，窮得連吃飯都得精打細

算，出國遊歐洲是多麼遙遠的夢想。即使我們努力工作，存足旅費，俊三身體那麼瘦弱，他能熬得住嗎？要想愉快的白首同遊，必須具備四項要件；老伴、老本、健康、有閒。在年輕時這些條件偏偏正是我最不期望的。三十幾年之後竟然築夢成真：退休生活閒雲野鶴，老本豐盈，老伴貼心，俊三的健康雖已亮了紅燈，但精神充沛，還不至於馬上垮掉。就這樣高高興興在五月十九日出發，六月一日平平安安的回家。五月三十日我們曾和旅行社的另一團在巴黎會合，他們是半自助式旅行，在各國住青年宿舍，自搬行李，吃宿舍供應的簡單餐點，所以他們旅行二十一天，前面的路線和我們完全相同，但比我們多去奧地利、英國、比利時、



攝於法國最大王宮之一的楓丹白露宮後苑



俯瞰摩納哥蒙地卡羅的山坡

荷蘭四國，費用僅多台幣兩千元。三十一日他們將繼續完成未了的行程。俊三對我說：「我們原先在台北不知到旅行社還有這個可以接下去的團，否則我和妳一定能賈其餘勇，把英、比、荷三國走完，免得將來再傷腦筋安排北歐之旅。」可見他遊了半個月，還意有未盡呢！

本、健康、有閒。在年輕時這些條件偏偏正是我最不期望的。三十幾年之後竟然築夢成真：退休生活閒雲野鶴，老本豐盈，老伴貼心，俊三的健康雖已亮了紅燈，但精神充沛，還不至於馬上垮掉。就這樣高高興興在五月十九日出發，六月一日平平安安的回家。五月三十日我們曾和旅行社的另一團在巴黎會合，他們是半自助式旅行，在各國住青年宿舍，自搬行李，吃宿舍供應的簡單餐點，所以他們旅行二十一天，前面的路線和我們完全相同，但比我們多去奧地利、英國、比利時、

整個行程最累人是坐長途飛機，那時從台北去德國法蘭克福以及從法國巴黎返台北都未開通直航，我們得在新加坡轉機。班機並非緊密銜接，我們去時在新加坡樟宜機場候機幾小時。這機場大廈當時稱世界第一，既堂皇又雅緻，過去我們遊新馬，入境僅匆匆一瞥，這一次俊三拉着我把一樓、二樓上下逛個夠，累了就在隨處設有的休息沙發坐下，耳邊還能享受輕柔的音樂呢！幽默的俊三嬉笑着說：「這一回總算把機場稅給賺回來了。」從新加坡去德國，從法國回新加坡，時間都是十幾個小時，因時差之故，航程多半是黑夜，燈光黯淡的機艙安靜無聲，身旁的俊三難以入睡，如果不是怕吵到別人，他肯定會用手指戳我：「嘿！媽咪醒醒，我們





從德國紐倫堡馬克思橋眺望的美景



烏爾姆大教堂是坐落在德國烏爾姆的一座哥德式教堂，屬基督新教路德宗，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

來聊天。「長夜漫漫，可把話匣子俊三憋死了。」

飛機抵達德國法蘭克福，這是歐洲最繁忙的機場，不但比不上新加坡樟宜，連台北桃園都不如。我祇能評它實而不華，地板磨石子，天花板是最簡單的輕鋼架而已。機場外迎接我們的是一部五十人座的旅遊巴士，供

我團（共廿幾人，由軍聞社退休老同志組成）乘坐及置放行李。這部車將一直載我們繞行歐洲中南部，包括德國、瑞士及義大利，再北返法國巴黎為止。司機是三十零歲的德國人，頸後很俏皮地垂掛小指頭般的一根小辮子，我們往後就很自然地叫他「小辮子」。就在我們住宿德國的第一夜，旅遊車意外拋錨，我們連車帶人被拖車從高速公路拖到加油站的停車場，折騰了好久。出門在外，難免遇到千奇百怪的糗事，小辮子跳上跳下，急得冒汗，團友們怨聲陣陣，我倒有自我解嘲的想法使心情放鬆，悄聲對俊三說：「這小辮子雖替我們這群老中服務，可是昂首闊步，一臉日耳曼民族的驕氣，車子故障正好煞煞他的威風。我們犧牲一點時間，等於抓住了他的小辮子，往後他一定會比較和氣。」我的想法沒錯，從第二天開始，小辮子不時笑臉迎人，和我們相處愉快，甚至吃中餐上癮，寧願多繞路找中國餐館，也不願將就吃那淡而無味的西餐。小辮子車技一流，不管是地中海岸那些峭壁公



路或城市裡狹窄的街道，他都能把車子操縱得順暢如行雲流水，讓車上的老先生老太太充滿安全感。二十九日晚上，我們在巴黎的中餐館外和小辮子道別，他駕車回德國，全團熱烈鼓掌相送，感謝他十天來的平安駕駛。雖說坐遊覽車遊歐洲是稍為疲累，但沿途腳踏實地似的走過那麼多國家，細細品味異國風光，還是比坐飛機好，飛機快速，但加上無聊的候機時間，也會覺得費時的。小辮子為我們服務，除了第一晚出糗外，堪稱沒得話說，所以得了我們一大筆小費。

我們第一天在法蘭克福市區參觀一些景點後，立即離開市區，經高速公路進入萊茵河風景區。沿途都是漂亮的農莊，陽台窗口綴滿盆栽花卉，屋旁是一片片整齊的葡萄園，遠處山丘上聳立一座座古堡，從任何角度看過去，都像構圖美妙的風景畫。我們一路上祇看到美景處處，卻少有人在活動，這情況和遊覽中國大陸的風景區正好相反。在這麼地廣人稀的寧靜環境中，我們才能做開心靈欣賞景物之美。萊茵河遊艇在下午二時啓

航，俊三和我坐在樓艙一角，薰風習習中觀看兩岸絕美的風光，真有神仙眷屬的感覺，但願時間就在此停格，我能永遠握著俊三的手。

第二天經高速公路前往德國名城慕尼黑，此路號稱「浪漫蒂克大道」，兩旁盡是農舍或森林，德式農舍多是二層樓房，最上層是尖峭的閣樓，開著可愛的凸窗，掩映在綠樹之中，使我們覺得住在裡面的應該就是白雪公主。十來座農舍



新天鵝堡是19世紀晚期的建築，位於今天的德國巴伐利亞西南方，離德國與奧地利邊界不遠。這座城堡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行宮之一（照片摘自網路）

聚成一個村落，每一村落中央必有鐘樓高聳的教堂，德國人信仰的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教，所以村裡的教堂是他們心靈寄托的依歸。德國民風能如此純樸，宗教之功不可沒，此處



萊茵河畔處處皆美景

的農地多為山坡旱地，大片的綠是麥子，大片的黃是油菜花，矮腳作物旁邊長成排的梨樹，遲開的梨花留著一樹粉白，像這樣綠、黃、白的作物色彩，襯上農舍屋頂的紅瓦，處處都可入畫。



慕尼黑整座城市像一個大公園，行人徒步區甚廣，一些主要街道以各色鬱金香點綴，大半公尺高的花莖，頂著碩大的花杯，裝成一大盆一大盆擺在街心，風吹不怕折斷，也不知怎樣培養出來的。中午在中華餐廳吃午餐，飯後安排有徒步街購物的時間，我和俊三行前已有默契，雖帶著上萬美金的旅行支票，絕不參與血拼。俊三認為老人家提著大包小包，費力的擠來擠去，可憐又可笑。我想到媳婦麗青愛裁剪，祇為她買一把著名的雙人牌剪刀。晚餐到德國啤酒屋喝大杯生啤酒，吃德國豬腳。我們的兩大杯酒各自祇抵了一小口，送給好酒的團友了。那豬腳冷而且硬，幾乎咬不動，和我們常在台灣吃的不一樣，原來那是改良過的中式版。此行在各國多半安排在中國餐館用餐，並非一般團



米蘭主教座堂位於義大利倫巴底大區米蘭市中心的大教堂廣場，是天主教米蘭總教區的主教座堂。從始建到建成共花費了六個世紀，它是義大利最大的教堂，也是世界第二大教堂。



羅馬競技場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建於公元72年~82年間，現僅存遺蹟位於現今義大利羅馬市的中心。

體簡餐，我們的菜色豐富講究，俊三胃口好，一頓可吞下三碗白飯。我們吃不來洋式正餐，但對住宿的星級飯店所提供的早餐卻甚興趣，那堆積如山的各式醃肉、起士、脆皮麵包，讓

大家見識了歐洲國家的物阜民豐。我們之所以有此待遇，是因為本團號稱「精緻文化旅行團」，旅行社收了較高的團費。

遊覽車繼續向德國南部進發，途經巴伐利亞，要去參觀山區的新天鵝堡。必須下車步行半小時，才能進入山岩之上的天鵝堡。此堡以白雪皚皚阿爾卑斯山脈為背景，



是十九世紀德皇按照童話故事想像的美麗造型建成，現在世界各地迪斯奈樂園的睡美人古堡都以它為原型。我問俊三有無體力攀爬到古堡？他斷言可以，我們就和團中老友們談談說說間完成了參觀天鵝堡的項目。小辯子本想借道奧地利進入瑞士，被關卡拒絕，因為我們沒有辦奧國的簽證。遊覽車不得已繞道坐渡船，讓我們意外欣賞到巴頓湖的風姿，此湖一半屬德國，一半屬瑞士，湖水澄碧，映照青山，看不盡的湖光山色。

由於繞道費時，我們將近晚間九時才抵達目的地瑞士茵特列根，地名是內湖或山中湖之意。此地阿爾卑斯山谷，雪水流下溶成一個清澈無比的大湖。歐洲天黑得晚，我們正好趕上夕陽殘照，雪山晚霞的倒影全部落入湖中，絢麗奪目，好一幅大自然彩繪！我們投宿瑞士典型的三層木造山村小旅館，四周種滿鮮花，一種攀緣玫瑰盛開得串串花球似的一直竄上三樓陽台，伸手就能捧個滿懷，那份玫瑰的甜香薰人欲醉。酣睡一夜後醒得早，梳洗後出戶外迎接旭陽，搶拍美景鏡頭，山巔積雪，玲瓏的木造

小樓，滿園好花，全是卡片上才得見的景緻，如今身臨其境，人在畫圖中，心裡的激動難以言宣。俊三對所謂美景不若我來得癡迷，但他肯湊趣合作，聽憑我擺布，乖乖的充當我的攝影模特兒，我感滿足。美景固我所愛，嵌入我的「老寶貝」才算是至美構圖。在瑞士也有購物時間，我買給俊三一個瑞士錶，換下他多年佩戴的老錶。另外買十幾把多功能的瑞士小刀，是送給台灣兒子、黃岡侄兒女的紀念禮物。

我們南下意大利，一開始車子走的全是山區的路，但見一個個雪水匯成的湖泊，瑞士人繞湖而居，閒適度日，靠他們精密工業的成就，自自然然成爲世界最高國民所得的國家。我們中國西北黃土高原的同胞多可憐，他們祇有窮山惡水，再多勤勞也對付不了貧瘠的黃土地，世代挨窮。我看到得天獨厚的這種外國自然環境，內心總不免爲我西北同胞叫屈：「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車子進入意大利，兩旁景物不變，農舍的尖峭閣樓沒了，好像削平了一截，多呈土黃色，而且漸見髒



聖母百花大教堂是義大利佛羅倫斯的主座教堂，亦是佛羅倫斯的地標，也是世界第四大教堂，曾被評為「世界最美教堂」。(照片摘自網路)

亂。在德瑞兩國免費的高速公路分成一段段設站收費，原來我們由富國來到窮國，自有不同的待遇。其實瑞士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在地理環境上並無陡然改變，人種也差不多，爲甚麼劃成不同的國家，情況就會如此懸殊呢？可見一切都是人爲的。

經過八小時的車程，我們落腳在意大利以文藝復興發源地著稱的佛羅倫斯，意大利人似乎嗜古成癖，他們

酷愛陳舊，不喜粉刷翻新，就讓土黃色的房屋塵封斑駁着，好與旁邊的古蹟一樣陳舊。也許這是外國人刻意追求的所謂協調美感，但我看見一片髒污灰黯，祇想到意大利人好懶。徐志摩把佛羅倫斯按意文發音譯成「翡冷翠」，多麼引人遐思。若說此城真如大家傳講那麼美，那可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俊三和我是俗人，對藝術沒有太多深究的興趣，遊覽名勝古蹟，但求賞心悅目而已。

到了意大利，領隊曾警告大家財不露白，這裡搶偷之風甚盛。就在佛羅倫斯參觀辛格諾利亞廣場時，我對着著名的海神雕像以及米開蘭基羅的大衛雕像不停舉手拍攝的時候，兩年前從新加坡買來的鑲鑽金錶在我手腕上熠熠生光，竟引起意大利神偷的覬覦，等我發現腕上一鬆一涼，金錶已不翼而飛。俊三看我沮喪，不停安慰：「偷兒看妳貌似富婆，才會看重妳的東西，不要緊，我們還有大把美鈔，到了巴黎，我補償妳一個更漂亮的金錶，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

（當年俊三在巴黎爲我挑選的天梭金錶，我一



戴快三十年，中間換過兩次電池，好巧，就在今年它才功成身退，錶匠說修理費太貴，不如買隻新的。」

車抵羅馬我和俊三都特別興奮，因為我們是以朝聖的心情來謝恩的。首先來到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此堂落成於十八世紀末，足足施工一百五十年，由米開蘭基羅最後將圓形穹頂彩繪完成。現在它的外觀和其他意大利古蹟一樣，實在太塵封髒污了，上了鏡頭看不到那些斑駁痕跡，靠近一看不禁覺得可惜，靠古蹟吃飯的羅馬人真懶！大教堂門前的著名廣場完全沒有綠樹鮮花的點綴，反而擺了一些歪歪倒倒的木條拒馬，礙眼得很。就算教宗常常要使用廣場，不宜種樹栽花，也可利用隨時能搬動的盆景啊！教堂不收任何門票，敞開大門歡迎世界各地前來瞻仰的人士，這一點倒使我感受到天主教會的大愛。俊三和我虔誠入內，一下子被一股磅薄的氣勢震懾住了，所有嵌畫、油畫、石雕都精緻到極點，尤其是紅色大理石雕出的服飾、帷幔，真像紋理清晰的亮麗軟緞。看來堂裡的藝品和擺設是有專人維護清潔的，否則不會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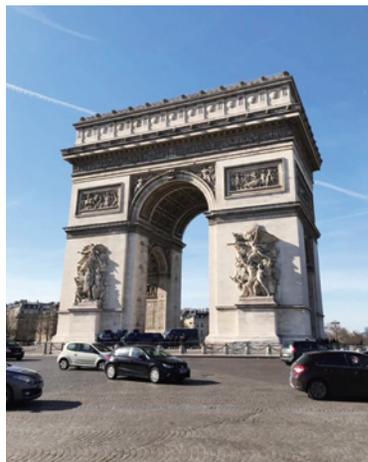
持得那麼光滑，剛才我罵羅馬人的話應稍加保留。我們在堂裡走了一圈，剛好趕上主日下午五點的一台彌撒，場面隆重，光是輔祭就出來二、三十位，我們天主教徒有緣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望一台彌撒，夠福氣了。

羅馬祇是建於七座小山上的小城，看完所有著名景點也花不了多長的時間，住宿一夜後返回，經佛羅倫斯往比薩，斜塔過於傾斜，已關閉不准進入，我們稍作停留，然後驅車去意大利西北的熱那亞港口，那是著名建材意大利紅寶外銷的出口港，而石礦正在我們開車經過的山區，

開採後可就近出海，賺取巨額外匯。當時其國民所得已超過一萬美元，排名在台灣之上。虧得有天賜與的寶貴石材和祖宗留下的著名古蹟，意大利才能躋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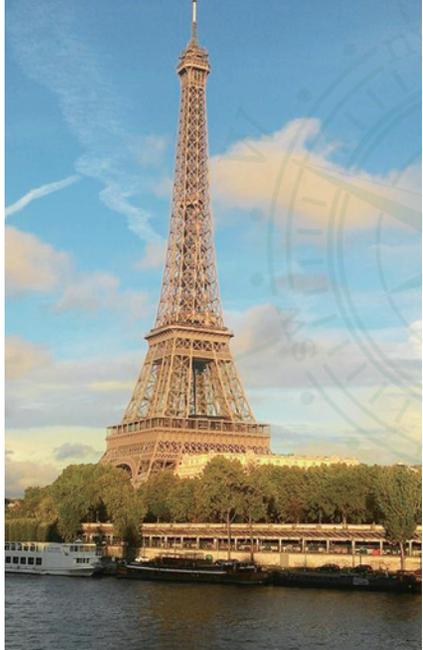
凡爾賽宮位於法國巴黎西南郊外伊夫林省省會凡爾賽鎮。1682年至1789年是法國的王宮及政治中心；在20世紀以後對公眾開放，成為世界知名景點和人類文化遺產。



巴黎凱旋門，即雄獅凱旋門，位於法國巴黎的戴高樂廣場中央，香榭麗舍大街的西端。是拿破崙為紀念1805年打敗俄奧聯軍的勝利，於1806年下令修建而成的。

開發國家之列，不然，祇憑羅馬街上一群群慵懶青年，哪裡有可能！

在熱那亞華僑開設的義華餐廳吃中餐，然後繼續沿著地中海的蔚藍海岸向西走，藍天白雲，海水澄藍，其實水色正是天色所染，所以有此美



夕陽餘暉中的巴黎艾菲爾鐵塔別有一番風韻

景。高速公路建在高山峭壁之上，時而高架，時而隧道，宛若遊龍。小辮子車技高明，操控得幾乎人車一體，我們可以有十足的安全感。此次歐遊參觀各國景點不過走馬看花，唯有蔚藍海岸的景緻終生難忘。當天車行的最終目的地是法國在地中海邊的渡假名城尼斯，中間曾停在迷你小國摩納哥，蒙地卡羅找不到停車位，祇能在山上俯瞰，陽光充足、空氣清新，能見度甚遠，倒也盡睹其美。

尼斯和附近的坎城都是法國南部有名的度假城，我們住四星級高等酒店，身旁多是攜手同遊的白人老夫婦，我們這群黃面孔參雜其中，言談舉止上、氣質上並不輸給白人。俊三

和我這一對是鏡中人，卻保有一雙局外人的冷靜眼睛，靜觀之餘，不免同感欣慰；在台灣的人憑自己的本領掙來如此「高檔」的旅遊機會，而且遊的有模有樣，總算得是真的站起來了。當時還想不到幾年後中國大陸能向全世界湧出更多更多的觀光客。

二十八日預定一天的長途車程，旅行社本來安排參觀兩處古堡，若按行程表行事，可能半夜才到達

巴黎。平時不愛正經提意見的俊三忍不住發言：「我建議祇參觀

一處，放棄另一處。聽說這一路

北上沿着羅亞爾河有二十幾座法國皇帝的古堡，我們看兩座，還有二十幾座沒看，豈不仍有遺憾！倒不如將就自己的時間，選擇最美的一座作為取樣參觀就算了。」他話中包含的成熟哲理很有說服力，我至今記憶不忘。結果全體通過，只參觀香坡堡。

最後的巴黎三天我覺得乏善可陳，看過了德國、瑞士的鮮花處處，到了法國巴黎，倒覺得是「無花之都」。景點太著名，到處人擠人，頗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比較記得的是羅浮宮中的國寶名畫和石雕都能供人

靠近欣賞，法國人尊重遊客，讓藝也盡量發揮親和力。還有就是塞納河上一個多小時的遊河項目感受甚佳，去時夕陽斜照，河畔兩岸的精美建築沐上淡金色彩，華麗奪目；回時燈影搖晃，那一座座橫跨塞納河的大橋如夢似幻，我終於找到了巴黎的少許浪漫。船上沿途播出輕柔的古蹟介紹，

有法語、英語、日語，缺華語，當時我就想，等中國大陸放出觀光客，自然就有華語了。

三十一日，巴黎去新加坡的班機下午才起飛，領隊卻把我們一早帶到戴高樂機場，這機場大廈像鐵灰色的太空站，到處是斜斜架設的電扶梯，毫無美感可言。吃完機場的簡單午餐，才登機接受長途航程的煎熬。六月一日，這班飛機到達新加坡的時間誤點了，原定的候機時間沒了，反而要快步衝去登機。四小時後回到台灣，兒子良佑媳婦麗青駕車來接，經八里返回北投，一路上左邊是海，右邊是山，但海不夠蔚藍，山不夠青蔥，頭上天空更是一片灰濛濛，雖然如此，我倆的心踏踏實實，這兒才是我們最溫暖的家！

